

经学蠹测

杨新勋 著



《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类，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录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雅、颂，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乡人聚类，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坏，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经，著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学校废而异端起。及汉承秦焚书之后，诸儒讲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为说，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学，其于圣人有得在哉？然则《诗》之旨，惟是诗人之意也，太师之职也，经师之业也。今学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劳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

经学蠹测

杨新勋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经学蠡测 / 杨新勋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506-1661-5

I. ①经… II. ①杨… III. ①经学—中国—文集
IV. ①Z12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02317号

- | | |
|-----------|---|
| 书 名 | 经学蠡测 |
| 著 者 | 杨新勋 |
| 责 任 编 辑 | 郭馨馨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
| 出 版 社 地 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
| 出 版 社 网 址 | http://www.fhcbss.com |
| 经 销 |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 照 排 |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 印 刷 |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扬中市科技园区东进大道6号,邮编:212212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10.375 |
| 字 数 | 216千字 |
| 版 次 |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1661-5 |
| 定 价 | 3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1 88420818) |

《经学蠡测》序

叶国良

我认识杨新勋先生，纯为经学的因缘。约十年前，杨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因论文研究宋人疑经改经的问题，写信索取我在台大中文系的硕士论文《宋人疑经改经考》供参。其后他的《宋代疑经研究》出版，曾蒙寄赠一本。这是第一次因缘。去年三月，我曾邀请他至台湾大学文学院主办的第四届中国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这是第二次因缘。时隔一年，我应邀至他服务的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以《经书、经学与经学史研究的区别》为题讲演。晤谈时，杨先生为新书《经学蠡测》索序，我很愉快的应允。这是第三次因缘。

这本《经学蠡测》，共收论文二十篇，其中与宋代相关者十七篇，可见杨先生仍在宋代经学的领域持续努力，并开拓了新方向。研究的角度，包括经书文句的解析、经学专著的诠释、经学家思想的探讨、经学史的考察，可说涵盖了经学的各个面向。在南师的讲演，我提出浅见，主张“经书的解析、经学史的考察都应以求历史之真为依归，不可因掉以轻

心而误读,或为了其它目的而予以曲解。至于经学专著的诠释,则需洞察作者建立新体系、经世致用的素心,并加以表彰或批判,故以分析其体系是否善美、是否具有时代性与开放性为依归,因为这是经学真正价值之所在”。以此检测杨先生此书,方向正同,成绩可喜,真为青年同道的成就、经学发展的前途感到高兴。

但是话说回来,当今上述三类研究虽然已逐步复苏,但内容多属陈迹的探讨、历史的回顾,经学的精神不太彰显。而经学的生命力是否旺盛,端看是否有新体系的出现,易言之,须有适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创新之作,才能维系经学的生命力,这方面还是有待努力的。如此,我们不仅期待有更多优秀青年成为“经学研究者”,更期待从这些研究者中产生真正具有创造力的“经学家”,为将来的经学史写上属于我们这个年代的一页。

谨以此与读杨先生书者共勉。

二〇一二年五月,叶国良谨序,时客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目 次

《经学蠡测》序 / 1

《论语》诂解五则 / 1

论《郑笺》对《毛传》“标兴”的认识与发展 / 11

中唐啖助、赵匡和陆淳的《春秋》学 / 27

北宋《春秋》学的主要特点 / 50

论邢昺《论语疏》解题对皇侃《论语义疏》解题的继承、调整
与创新 / 72

欧阳修怀疑《周易》蠡测 / 95

欧阳修《诗本义》辨正毛传、郑笺蠡测 / 106

欧阳修《诗本义》在《诗经》学史上的成就与影响 / 124

欧阳修的经学思想探析 / 137

刘敞疑经析论 / 155

王安石《春秋》“断烂朝报”说辨正 / 175

论王安石援道入儒的思想体系 / 184

郑樵“淫诗”说考论 / 201

论朱熹怀疑经籍的思想与方法 / 220

论吕祖谦易学的主要特点 / 238

论吕祖谦《诗经》学的主要特点 / 252

吕祖谦《吕氏家塾读诗记》在《诗经》学史上的意义 / 269

《六经奥论》作者与成书考 / 284

论宋儒疑经与文献学发展的关系 / 298

《孝经疏钞》考辨 / 309

后 记 / 324

《论语》诂解五则

自汉代以来，历代都有许多学者为《论语》作注，注本之多，用汗牛充栋来形容并不为过，这为后人的阅读提供了便利。但是，《论语》中仍有些地方难有确解，这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今天人们对《论语》的认识。笔者近年讲授《论语》，也时常为其中的疑难所困扰，遂对其中五处地方加以考订，撰成此文，敬祈请读者方家是正。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

《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孔安国注：“察其退还与二三子说释道义，发明大体，知其不愚也。”^①后人及今人多从此说，只是朱熹以燕居独处解“私”与刘宝楠以燕私、居学解“私”略异。余于此未安：疑

①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第6页引，中华书局1980年版。

“省”当反省、省悟之省。《论语》中“省”字凡4见,其它3处皆主体自省之意,若此处作察看解,则必需调换“退”、“省”位置,而且还要在“退”前添加主语(即孔子察颜回退后行为,孔安国将“其”由“私”前提至“退”前正为此故)方可,否则不合语序、语法。若“省”为孔子自省,则“退”为孔子“退还”,主语一贯^①,“省”后顺承指代颜回的“其”字,文从字顺,了无挂碍,远较孔安国之说意惬。“发”亦应为孔子之“发”,孔子因自省弟子颜回之行处,而得认识有所突破之“发”。《论语》中“发”凡3见,它2见“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发愤忘食”正此“发”意。《说文》:“发,射发也。从弓,發声。”“发”本指发射箭矢,由此引申为开启、发端、发布、揭露,“阐明”、“发明”之发相对较后起。孔子此“发”正“起予”之意,亦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之意。孔子于弟子言行多能究质反思^②,见颜回“于吾言无所不说”而有“如愚”及“非助我”之感;然颜回天资聪颖,“闻一知十”,又能努力践行,孔子“语之而不惰”,“不迁怒,不贰过”,见其进未见其止,其学习、思索、探讨、实践使孔子的思想、学说得到检验、修正、深化和提高,反而让孔子认识上有所突破,正为“省其私,亦足以发”,故而有“回也不愚”之叹。这既反映了孔子教学相长观念的

① 《论语》中除此和《子游》“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外,“退”字前多有主语,施事明确。《孝经》“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德,故上下能相亲也”与此相似,历来无异说,可见孔安国于此确有歧出之解。

② 邢昺疏:“凡师资问答以相发起,若与子夏论《诗》,子曰‘起予者商也’,如此是有益于己也。”《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页42。

一贯，不止限于子贡、子夏；又透露出孔子在识人方面的不断调整，不止是子羽、宰我；更表现了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终生践履。以此解“发”文理妥当，自不俟“大体”之增。

“视其所以”

《论语·为政》：“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此句争议在“视其所以”。孔安国注：“以，用也。言视其所行用也。”后皇侃衍此，云：“当先视其即日所行用之事也。”^①此解“所以”几同“所由”，于意重复。有鉴于此，邢昺虽亦以“用”解“以”，但却云：“言视其所以行用。”邢疏多一“以”字，意思转向原因、动机的揭示，与“所由”区分开来。朱熹则看到“视”、“观”、“察”有递进之次，于意加详，遂将“所以”别解：“以，为也。为善者为君子，为恶者为小人。”^②即注重察看此人行为和为人，由此而将“所由”解为“由，从也。事虽为善，而意之所从来者有未善焉，则亦不得为君子矣”，即事情的原因和动机，对二句意序的理解恰与邢疏相反。刘宝楠同意孔安国、皇侃之解，并据《大戴礼记·文王官人》“考其所为，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此之谓视中也”以“为”释“以”，字训反同朱熹。然戴震、孔广森均指出《大戴

① 皇侃《论语义疏》页25，北京大学2005年版《儒藏》。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页56，中华书局1983年版。

礼记》此处“察其所安”系因《论语》而衍，又“考”不同于“视”，故不能简单将二者并列。今人杨伯峻以“与”解“以”，“所以”即“所结交的朋友”^①，意殊新，却忽略“视”、“观”、“察”浅深之序，疑未是。窃以为朱熹有见“视”、“观”、“察”递进之次，甚是^②。进阶之序，必在一事情之前中后、一系列相关事情或者一可进展体系之内，即“所以”、“所由”、“所安”必有前后相因或相承关系，这样才合乎思维和言语逻辑，而不可能是并列平行或互不相关的事情。余疑“所以”、“所由”、“所安”似针对同一（或说每一）事件，“所以”指事先考虑，“所由”指事中遵循，“所安”指事后感受和表现。“以”有原由、缘故之义，《诗经》、《论语》多有这种用法。“所以”指原因、情由，也是先秦常训。可见，孔子识人，既包含有动机认识，也包含有行为和后果的考察，即综合、全面地考察、考虑后再来认识人、评价人^③，故而有“人焉廋哉”之叹。孔子全面观人，实符合康德和韦伯关于“存心伦理学”和“责任伦理学”的论述。当然，孔子综合、全面地考察、评价并不意味着平均用力，从其“视”、“观”、“察”之辞来看，而是有着角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页16，中华书局2002年版。此解盖据《史记·魏世家》“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为说。

② 杨按：从《论语·学而》“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雍也》“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等语来看，孔子对进深之序多能擅用。

③ 杨按：从《论语·学而》“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公冶长》“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等语来看，孔子确有全面系统的思维和评价方式。

度和程度的不同，孔子明显更看重做事和事后表现，而此正“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论语·泰伯》）之意。

“绘事后素”

《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其中“绘事后素”主要有两种解释，一以郑玄为代表，“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①，一以朱熹为代表，“绘事，绘画之事也。后素，后于素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②，词训略有不同，而“绘事”和“素”的次序却恰好相反。要弄清“绘事后素”，需联系《周礼·考工记·画绩》“凡画绩之事，后素功”语来理解，邢昺已看到了这一点。《说文》：“素，白致缁也，从糸𦣻（垂），取其泽也。”段玉裁注：“缁之白而细者也……郑注《杂记》曰‘素，生帛也’，然则，生帛曰素，对涖缁曰练而言，以其色白也，故为凡白之偁，以白受采也，故凡物之质曰素。”^③又刘熙《释名·释采帛》：“素，言朴素也。已织则供用，不复加巧饰也。又物不加饰皆曰谓之素，此色然也。”“素”本义是生帛，即刚织成未经漂煮加工和上色的丝织品，《古诗·为焦

①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第10页引。

② 《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页63。

③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十三篇上，中华书局1998年版。

仲卿妻作》“十三能织素”正用此意。“素功”即作素的工作①。可见，郑、朱解“素”均未是。《说文》：“后，迟也。从彳幺攴者，后也”，“彳，小步也，象人胫三属相连也”，“攴，行迟曳攴攴，象人两胫有所踳也”，“幺”为“系”的初文，此处为系的意思，示人胫有所羁绊。可见，“后”是会意字，本义指行走迟慢、落后，动词，由此引申为时间落后或次序排后，恰与此处“绘事后素”和“礼后”相合②。《说文》：“绘，会五采绣也。”主要指彩绣，重在使用色彩的丰富。可见，“绘事后素”字面指多彩绘绣的事情落后于素之织成，即在生帛织成之后再设色绘绣，此亦“素以为绚”之意。“绘事后素”的前后次第在形式上类似于孔子先庶富后教之顺序，一是先有素这种物质基础然后进行五彩绘绣的艺术加工，一是先有物质满足然后进行人文教化，故而被孔子用来设喻。子夏问《诗经》“巧笑倩兮，美日盼兮，素以为绚兮”意在明了其中寄寓的社会道理，孔子顺承诗意，加以提炼概括，用“绘事后素”作了一个形象的说明，以此来启发子夏，子夏立马悟到“礼后”，孔子对子夏伶俐反应表示赞叹，遂有“起予”之喟。

① 《小尔雅》：“功，事也。”《六书故·人九》：“功，沾红切，庸也。若所谓康功、田功、土功，凡力役之所施是也。功力既施，厥有成绩，因谓之功。《周礼》曰‘王功曰勋，国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劳，治功曰力，战功曰多’。”《诗经·邶风·七月》：“上入执宫功。”

② “后”此义项前后连接两个事物时，表义上远不如“后”前只有一个事物清晰，这是“后”此义项的一个明显不足；这和“败”后连接宾语有点类似，而词义淆乱更甚。为此，人们在“后”后用介词“于”引进比较对象，孰先孰后的词义表述十分明确，从而使“后”的上述用法退出了历史。

“粪土之墙不可朽也”

《论语·公冶长》：“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于予与何诛？’”

“粪土”古本无说。皇侃《义疏》云：“若慢于粪土之墙，则颓坏不平，故云‘不可朽也’。”^①邢昺《注疏》承此云：“粪土之墙易为圯坏，不可朽慢、涂垠以成华美。”虽均已指出“粪土之墙”易塌坏，不坚固，但并没有直接解释“粪土”二字，留下空白，难以令人解颐。清人胡绍勋《四书拾义》以“秽土”解“粪土”，被刘宝楠载入《论语正义》以后，多有从者^②。但胡说似是而非，其墙“历久不免生秽”之说新奇而不合理。今试为论解。《说文》：“粪，弃除也，从升，推華粪采也。宫溥说似米而非米者，矢字。”“粪”字甲骨文作、，“粪”之“米”字非“矢”字，实表微尘之“小”字，其字正作一手持箕，一手把帚以扫尘，会意，动词。段玉裁注：“古谓除秽曰粪，今人直谓秽曰粪，此古义今义之别也。”^③《广雅》：“粪，除也。”王念孙《疏证》：“粪，犹拂也，语之转耳。”^④《说文》于此之“弃”同“叁”，亦扫除义。王念孙《疏证》引《礼记·少仪》“泛埽曰埽，埽席前曰拚”，云“粪、叁、拚并通”，段

① 《论语义疏》页76。

② 杨伯峻《论语译注》页45：“粪土似的墙壁粉刷不得。”黄怀信《论语新校释》（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污秽肮脏之墙。”

③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四下。

④ 王念孙《广雅疏证》页97，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王裁于《说文》“叁,扫除也。从土,弁声,读若粪”注“叁字^①、《曲礼》作粪”,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说文〉读若探原二》:“许君知叁为扫除义之本字,经传既借粪为叁,则二字音必同,故云‘叁,读若粪’也。但埽除、弁除义同无异,疑叁、粪本一字,而许君误分为二也。”“粪”作扫除之义在上古文献中常见,如《左传·昭公三年》:“小人粪除先人之敝庐。”《周礼·夏官·隶仆》:“掌五寝之扫除粪洒之事。”《礼记·曲礼上》:“凡为长者粪之礼,必加帚于箕上。”可见,“粪”在先秦本用作动词,指扫除。将“粪”理解为粪便的“矢”字盖较后起。“粪土”即扫除之土,也就是“尘土”、“落土”。“粪土”一词先秦也习见,《左传》、《国语》、《战国策》均出现过,如《左传·鲁僖公二十八年》荣黄谏楚子玉“死而利国,犹或为之,况琼玉乎?是粪土也。而可以济师,将何爱焉”^②,《战国策·秦策》吕不韦说秦质异人语“一日倍约,身为粪土”,并无肮脏或贬义,主要指没有价值或失去意义,亦应同“落土”。“粪土之墙”恰与“朽木”相对为文。古人之墙本筑土而成,尽管“绳缩”、“杵桷”,年久失修,受到风化,自然要落土^③,正如再好的木材时间久了也要朽烂一样,均已不坚固结实而无法施工、价值锐减,故而“不可朽”、“不可雕”。可见,古人说的“粪土”还不能直接理解为今天表示便

① “叁”、“叁”异体字。

②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7页:“《论语·公冶长》‘粪土之墙,不可朽也’,则粪土为古人恒语,犹朽土也。《博物志》谓土之三尺以上为粪,以下为地,盖臆说。”

③ 张诒三《“游必有方”和“粪土之墙”正解》(《中国文化研究》2007年第2期)认为“粪”即“弁除”,“粪土之墙”为“剥落泥土之墙”。张未解“弁除”,其“剥落泥土之墙”出于自然拟或人为未确,略嫌未洽。

溺肥料的“粪土”，并没有太大的贬责甚至嘲讽之意。事实上，《楚辞·离骚》中“苏粪壤以充帙兮”的“粪壤”亦当作此解，正与诗中“艾”、“草木”相当。可见，孔子此语重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时光苦短，韶华易逝，转瞬即成“朽木”、“粪土之墙”^①，孔子汲汲一生，叹逝川上，而宰予却不懂得珍惜而昼寝，以致孔子有“予予与何诛”之叹。可见，孔子语中还是委婉地责备了宰予，只是不能理解为宋儒所说的那样“深责之”了。

“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郑玄《论语注》以“则不复重教之”释“则不复也”^②，后皇侃、邢昺、程颐、朱熹等均承此说，清人刘宝楠及今人程树德、钱穆、杨伯峻亦同此说，此说几为定论。然此说实与孔子“诲人不倦”思想轩轻。朱熹似已有见于此，但又强为之说：“复，再告也。上章已言圣人‘诲人不倦’之意，因并记此，欲学者勉于用力，以为受教之地也。”^③朱熹之说似是而非。一者，孔门弟子如云，孔子有教无类，诲人不倦，而不会因弟子资质或学意而增减施教热情，如子羔愚、曾参鲁、樊迟爱农、宰予昼寝均不见弃，对声称“力不足”之冉求亦只明

① 《论语注疏》于此云：“此二者以喻人之学道，当轻尺璧而重寸阴。”似有见于此。

②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页26。

③ 《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页95。

言其“画”，对互乡童子与其进不保其往。二者，孔子病无能，责于己、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并不求备于人。三者孔子一生重为学、教学，更重劝学，循循善诱，怎能偶因一举而“不复重教”？四者，从此处行文来看，“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均是谈启发式教学方法，“愤”、“悱”指受者状态，“启”、“发”指施者措施，此二句意在突出“启”、“发”实施当口的准确把握；但“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却并非受者状态，而是施者行为和这一行为引起的受者反应，说的是此一措施实不成功，因此要否定，“则不复也”。窃以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与“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正相对照，一正言，一反说：正言，通过循循善诱，受者达到“愤”、“悱”状态时，施者适时把握时机进行“启”、“发”，若受者未达到“愤”、“悱”状态则施者就不要“启”、“发”；反说，若受者未达到“愤”、“悱”状态而施者行“举一隅”之教，受者懵懵不能一贯而“三隅反”，此正孔子“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①之意，故而“不复”，即不要再重复草率的“一隅”之举，以防流弊生衍，此正“责诸己”之意。可见，孔子“不复”，实是对启发式教学的高要求 and 把握，反映了孔子对教学技艺的精益求精。郑玄“则不复重教之”之说属增“教”字为训，而增此“教”字一则大为扩大了施者“不复”的领域，二则改变了孔子为教初衷，有了贬抑、求备于受者之意。

（本文刊于《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5期，今略有增补）

① 《论语·卫灵公》。